

残阳最新作

道奇俠

柳残阳最新作品系列

古道奇侠

[美] 柳残阳 / 著

古
道
奇
俠

[美]

柳
殘
陽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古道奇侠

著 者 [美] 柳残阳
责任编辑 占 柱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装订 北京时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 /32
印 张 23.75
字 数 63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ISBN 7 - 80506 - 638 - 8 /I·281

定 价 32.80 元(上、下)

目 录

第十一章	血劫再演.....	363
第十二章	尔虞我诈.....	401
第十三章	棋高一着.....	443
第十四章	妒妇酷刑.....	464
第十五章	心印神功.....	493
第十六章	阴风宝剑.....	523
第十七章	如梦前尘.....	551
第十八章	各展心机.....	581
第十九章	奇兵突袭.....	623
第二十章	千古毒妇.....	666
第二十一章	疯僧酒丐.....	685
第二十二章	恶徒末日.....	716

第十一章 血劫再演

两个时辰之后，吴玉龙与明秋水到了一处市镇之上，那时天色微曙，但大多灵敏的市肆商店都还没有开门，两人正在踌躇，只见一条影人闪闪缩缩的由另一方向朝市镇中跑来，吴玉龙一眼就看得出来，那正是一名叫化子。

明秋水却皱起双眉道：“这化子很怪，他跑什么？”

吴玉龙也有些莫名其妙，但却毫不迟疑，与明秋水双双赶了过去，拦到了那化子的面前。

那化子一怔收步，抬头看了两人一眼，突然一声惊叫，返身又跑。

这情形十分奇怪，但见那化子面色苍白，一脸恐怖，发狂一般的转开身去，放出急奔。

但吴玉龙双肩微恍，又已拦到那化子面前。

那化子又欲返身而逃，但明秋水却已相继而到，拦住了他的去路，那化子浑身颤抖，突然身子一软，就地坐了下去，掩面大哭了起来。

明秋水困惑的瞧着吴玉龙道：“这算怎么回事？”

吴玉龙皱眉道：“我为何知道……”

略一忖思，又道：“只怕他是一个疯子！”

明秋水摇摇头道：“不像，快些问问他吧！”

吴玉龙忖思着道：“纵然他不是疯子，也到了半疯的状态，不过，如果他是丐门的弟子，也许容易问出原因！”

当下立刻伸手将紫竹令取了出来，凑到了那化子面前。

那化子双目一亮，立刻抬起头来哭声顿止，投注了吴玉龙一眼，双腿一屈，跪在吴玉龙面前，道：“您……您是……长老……”

吴玉龙点点头道：“我叫吴玉龙，你大约是丐帮的弟子了！”

那化子连连叩头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吴玉龙皱眉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疯疯癫癫……”

那化子颤声道：“请……长老跟弟子……来看看吧……”

吴玉龙知道他情绪正在激动之时，不论问什么，一时也问不清楚，当下连连点头道：“好吧，你快些带路！”

那化子又叩了一个头，方才站起身来，当先放步就走，吴玉龙与明秋水亦步亦随，随着他向镇外的一处山林之中走去。

山林中有一片以竹木为材搭建的简陋房舍，林中另有一方石碑，上面雕着“陵水分舵”四个大字。

在碑的左下角则雕有一支竹杖与一只破碗的图样，一看就知道是丐帮的“陵水分舵”。

由外表看去，幽静异常，没有任何不妥。

那化子跑得气喘吁吁，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其实，吴玉龙此刻也不需要他再说什么，与明秋水跃身同起，向茅舍院中扑去。

一经扑落院中，两人不由同时呆住了。

只见三名化子倒在院中，既无伤势，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但那三名化子却四肢冰冷，气息皆无，死去了至少两个时辰以上。

这情形与铁血堡内的情形相同，由这些化子之死，吴玉龙立刻联想到家门惨案发生之时，不由掉下了泪来。

明秋水查看着三名化子的尸体，奇道：“他们的死因真怪……”

吴玉龙暗暗弹去泪珠，道：“我一看就知道，这正是齐天教下的毒手……”

目光一转，又道：“只怕死的绝不止这三人，我们且找找看。”

果然，走遍整个陵水分舵中一共找出了三十七具尸体，大部份都躺在床上，于熟睡中死去。

另外有的倒在床下，有的倒在地上，倒在院内的则只有发现的那三名。

这情形十分明显，变故是发生在夜间，当时他们大约有些人被某种声音所惊醒，有的刚刚爬下床来，有的已到院中，但却立刻遭了毒手而死！

那名引路而来的化子已经赶入院中，一时又伏地痛哭了起来。

吴玉龙皱眉道：“哭也没有用处，你还是先把发生变故的经过告诉我再说！”

那化子忙道：“弟子名为于百化，是这分舵中的站堂弟子，昨夜派在山顶设暗樁，监视北面的两条山路……”

喘吁了一阵，才道：“弟子应该值班到丑时就有人接班，但到了寅时将过，还没见到去换班之人，是弟子沉不住气，才回分舵查看，那想到一入分舵，这件惨事就发生了！”

吴玉龙望着躺在地上状如熟睡的三具尸体，道：“你当时知道他们死了？”

于百化连连摇头道：“弟子如何知道？……”

伸手向靠大门的一间小房一指道：“弟子回来首先是去找樁头老丐，想责问他为什么过了时刻不派人换我回来，那知道摇了

半天，摇不醒他，弟子觉得奇怪，连忙点上灯火，方才发觉椿头老丐手脚冰冷，早就死了……”

吴玉龙道：“而后呢？”

于百化道：“而后弟子大吃一惊，连忙跑到后院向舵主禀报，谁知道舵主……”

硬咽了一阵方道：“舵主也死了，所有的人都死了，没有一个活的……”

说着又放声大哭了起来。

吴玉龙双眉深锁，瞧着明秋水喃喃的道：“劫杀！像这样一杀数十口，如何得了……”

一时牙关咬得格格有声，似是恨不得把齐天教整个的吞下去。

明秋水无话可以安慰，也只有站在一旁呆呆发怔的份儿。

吴玉龙待于百化哭声略停，又思忖着问道：“你在山头布椿，分舵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大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

于百化连忙跪了下去道：“启禀长老，弟子虽然是什么都没看到，昨夜月亮很圆，又是万里无云的天气，小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忽然——

茅舍外有脚步声传来。

吴玉龙微微一惊，急忙小声道：“住口！……”

身形一闪，与明秋水避入了二门的角落之中。

只听来人至少有六七人之多，脚步甚急，不久已至门外，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叹道：“果然不出所料，这里也遭了劫杀！”

吴玉龙声言大喜，因为他听得出来，那正是丐帮帮主“千眼神丐”欧阳天所发出来的声音。

于百化也已听了出来，连忙疾步迎了上去，叩头施礼。

只见欧阳天已经带领着六七名总舵的老丐大步而入，一见吴玉龙与明秋水，似乎怔了一怔。

吴玉龙急道：“帮主来得正好，这里……”

长吁一声，住口不语。

欧阳天叹口气道：“这是我早就料定了的事，只怪我来慢了一步，这也是注定了的劫杀！”

当下沉痛的下令掩埋死者，与吴玉龙进入了草堂之内。

吴玉龙知道他心中必定十分难过，一时倒不便诉说什么。

欧阳天毕竟不愧一帮之主，依然从从容容的由吴玉龙接见了明秋水，各自分宾主坐。

欧阳天神色肃穆的道：“自从老弟去少林之后，一直没得到你的消息，不知……”

吴玉龙连忙把分别后的轻过一一简略的说了一遍。

欧阳天浓眉深锁，道：“陵水分舵已是第四处遇难的分舵……”

吴玉龙一惊道：“难道别处也出了变故？”

欧阳天沉重的点点头道：“江关、邵岭、卜屯，连这里一共四处分舵，总共一百多名本门弟子遭劫，死法俱都完全一样！”

吴玉龙咬牙道：“祁连山玄冰峡之约，还有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之中，不知又将有多少武林人物遭难，这……”

欧阳天苦笑道：“兄弟不必烦恼，历代以来，总难免有突浩巨劫，只要我们设法应付，各尽本份也就是了……”

微微一顿，又道：“我已采取了紧急措施，下令天下各地分舵。……”

目光一顿，住口不语。

吴玉龙困惑的道：“帮主究竟是采取的那种措施？”

欧阳天附在吴玉龙耳边，轻声道：“齐天教耳目众多，我这话不能小心一些……”

接着把声音低到只有吴玉龙才能听到的程度，慢慢的道：“今后各地分舵一律暂时分散，但组织上更加严密，所有本帮弟子将视适当情形，改扮为士农工商各种身份……”

吴玉龙也低低的道：“这么一来，岂不是无法分辨了么？”

欧阳天神秘的苦笑道：“不然，本座规定了三种暗记，只要有其中之一的，大约就是本帮的弟子……”

微微一顿，方道：“第一，左手中指上有一圈白线，第二，左耳下端有一点灰痕，第三，左颊上点一颗假的黑痣，只要有这种暗记的可以进一步联络，至于飞羽传书，自可照常传进，因为齐天教本领再高，神通再先，也还无法限制得了飞鸟！”

吴玉龙忙道：“还是帮主想得周到！”

欧阳天起身道：“此地不宜久留，老弟眼下……”

吴玉龙叹口气道：“方才我都跟帮主说过了，如果按照原定的计划是对三月之后的玄冰峡之约，但现在，我却先要去做件别的事！”

欧阳天忙道：“不知是什么事？”

吴玉龙咬牙道：“我要先去一次玄云山，找到齐天教总坛……”

欧阳天惊道：“你要去见齐天教主？”

吴玉龙点点头道：“只有她能阻止这种血案的继续发生。”

“不……”

欧阳天忖思着道：“那齐天教主的话是否可靠，尚难遽下定论，就算她的话切实，那红梅花也是奸诈到了极点的老魔，你岂

不是硬闯虎穴？”

吴玉龙咬牙道：“眼下我倒不想顾及到这一点！”

微微一顿，又道：“帮主您呢……”

欧阳天沉重的道：“齐天教所以要向丐帮下手，想是因为本帮没有顺从五大门派，广派弟子缉拿卓文心与老弟之故，同时五大门派对丐帮也极不谅解！日前本座又接到了一份邀柬，各大门派又定在泰山落霞坪集会……”

吴玉龙一怔道：“又是泰山落霞坪？”

欧阳天点点头道：“这邀柬仍是五大门派联合具名，目的在于缉凶弭乱，自然，他们仍然认是吴少侠不与卓文心是主凶……”

吴玉龙咬牙不语。

欧阳天目光转动，忖思了一下，又道：“不久前，又发生了一件变故，据说少林、武当、华山三派的人包围了卓文心！……”

吴玉龙愕然一惊，道：“莫非卓大哥已经……”

欧阳天双手连摇道：“没有，卓文心没有吃亏，据说他在危急之中忽出绝招，就在一两招之中，杀死了少林等派的著名高手，把华山李三麟也杀伤了……”

吴玉龙咬牙道：“卓大哥不是这样的人，何况李三麟是他的父执之辈，他如何会下这样的毒手，这其中必定大有问题！”

欧阳天道：“最初本座也是十分怀疑，但后来在本帮弟子的调查之下，却得到了证实，卓文心……”

吴玉龙急道：“这是真的？”

欧阳天点头道：“不但是真的，而且，卓文心所用的招数并不是华山之学，而是从来没见过的一种诡异之学！”

“啊……”

吴玉龙惊叫一声，不由怔了起来。

欧阳天瞧着吴玉龙的痴痴发呆之状，叹口气道：“武林中的事往往不可思议，反正久而自明，等老弟碰到卓文心时，自会知道是什么原因……”

微微一顿，又道：“不论怎样，反正我坚决相信他绝对清白无辜，至于他为何连他的父亲之辈李三麟也杀伤，倒是值得本座派人查上一查……”

吴玉龙叹息着点了点头道：“帮主还没有说要去何处呢？”

欧阳天道：“我要去泰山一行。”

吴玉龙皱眉道：“帮主也要去参加他们的‘缉凶弭乱’之会了？”

欧阳天叹口气道：“如果我不去，至少有两件坏处，第一，齐天教也再会继续搜查丐帮弟子，痛下杀手，第二，各大门派对丐帮误会愈来愈深……”

目光一转，又道：“但如果我去了，也许会就便伺机向群雄说明，由本帮数次分舵弟子罹难一事上，也许容易取信于他们。”

吴玉龙点点头道：“帮主说得是。”

欧阳天道：“泰山之会，不是老弟宜于去的，只好分手了！”

吴玉龙感慨的道：“帮主珍重！”

欧阳天苍凉的一笑道：“在江湖中，我是出了名的圆滑之人，事情经历得多了，人也老道一些，倒是老弟你……”

皱皱眉头，又道：“依我看来，那齐天教还是不去的好。”

吴玉龙忙道：“不劳帮主费心，我会斟酌情形。”

欧阳天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道：“记着，本帮弟子虽然已化整为零，但较前将分布得更广，不论有事无事，你该常常与我保持连络。”

吴玉龙道：“我会记着！”

欧阳天没再说什么，只重重的叹了口气，与明秋水拱手而别，带领六七名化子及于百化相偕而去。

天色早已大亮，但这原是丐帮陵水分舵的茅舍院落中，却是一片死寂，充满了凄凉！

虽然没有流血，没有打斗，但三十七座坟头却在后院中矗立了起来。

明秋水皱眉道：“这地方凄凉得很，咱们走吧！”

吴玉龙点了点头，但脚下却没有移动。

明秋水又道：“咱们当真去齐天教么？”

吴玉龙沉重的道：“秋水！”

明秋水怔了一怔，道：“怎么，你想说什么？”

吴一龙道：“这件事我必须跟你商议……”

明秋水困惑的瞧着他，吴玉龙为难的呐呐了一阵，方才接下去道：“你该承认我的武功已经骤大了十倍以上吧！”

明秋水点点头道：“我真替你高兴，不过，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你现在又要提起来？”

吴玉龙叹道：“齐天教中，也许是龙潭虎穴之地，齐天教主的话只能有一半可信的程度，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遇上什么变故，可以从从容容的应付，不难全身而退，但如果有你一齐，情形只怕就有些两样。”

明秋水咬牙道：“我知道，你想抛开我！”

一时面色青白，情绪大是激动。

吴玉龙连忙拥住她道：“我们是夫妻，你不会误会我的意思，我是为了你的安全，最好你能在一处隐僻的地方等我！”

明秋水仰起泪光满面的脸来，幽幽的道：“夫妻之义，就是要

能同生死，共患难，你去冒险，我却找个安全地暂藏起来，那算什么夫妻！”

吴玉龙叹道：“但齐天教中……”

明秋水打断他的话道：“你不用说下去了，我们行则同行，止则同止，要死要活都得在一块，如果你一定要坚持……”

声调一惨，叫道：“怕我成为你的累赘，我就干脆自杀在你的面前好了！”

吴玉龙连忙抚着她的双肩道：“好了，好了，快别这样，我们一齐去就是了。”

明秋水揩去了要流下来的两滴泪水，道：“记住，以后不许你再再说这种使我伤心的话！”

吴玉龙苦笑道：“下次我是再也不敢了，我们快走吧！”

明秋水终于破涕为笑，与吴玉龙一同向门外走去。

院内院外一片静寂，每一间房中都房门大开，但却没有了一个人影，这种情形使人不由更加难过。

忽然——

一串木鱼声在微风中飘送到了耳鼓之中。

明秋水皱眉道：“奇怪……”

吴玉龙并未如何放在心上，悄声道：“不用管它，反正这里没有人了，我们走！”

但等两人走出门外，却见一个年龄极老的老尼姑手敲木鱼，口诵经咒，已经到了门之前。

吴玉龙不愿多事，一拉明秋水，就要从一旁走去。

但那老尼姑却宣了一声佛号道：“施主结个善缘！”

吴玉龙只好收步道：“老师太是化缘的么？”

老尼姑笑笑道：“是啊，本来贫尼用不着化缘，袋子中还有些

银子，只是走来走去，找不到一处镇市，走得又渴又饿，才动向施主，请施主慈悲慈悲。”

这是件十分为难的事，吴玉龙只好苦笑道：“老师太这缘化的不巧……”

老尼姑两眼一翻道：“施主不肯施舍？”

吴玉龙不由微微吃了一惊，因为那尼姑本来是十分和善的模样，但骤然之间却露出了一付凶像，同时双目之中的两股厉芒，更使人心颤动，一看就知是一个内功到炉火纯青之境的武林高手。

那老尼姑穿了一身黑色僧袍，更显得有些怖人，吴玉龙当下连忙陪笑道：“老师太误会了……”

返手向内一指，道：“在下也是来此访友，不料他们都出去了，没有一人在家，在下此刻也是正要离去！”

明秋水接口道：“老师太可以由此向正南走，不到三里就是一座市镇，镇中吃的喝的都有，老师太……”

不待她说完，那尼姑却哼了一声，道：“贫尼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决定了的事，就非要办到不可；贫尼既要化缘，就非化到不可！”

吴玉龙苦笑道：“老师太不信，可以自己进去。”

“不行……”

那老尼姑忽然更加大怒的道：“如果家中没人，为什么没关？”

吴玉龙笑笑道：“这是他们的事，在下也弄不清楚。”

老尼姑哼道：“单看这一片房子，少说也是十口之家，在这荒山之中，难道他们连个看门的人也没留下！”

吴玉龙皱眉道：“这与在下无关，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

留看家的人？”

老尼姑怒道：“贫尼却知道得很清楚，大约你们就是此地的主人。”

吴玉龙苦笑道：“我们根本不是，这……”

老尼姑挥挥手道：“不必多说，快些进去弄些吃喝之物，贫尼吃过就走……”

微微一顿，又道：“贫尼不忌荤，什么酒都能吃。”

吴玉龙道：“老师太这脾气的确古怪，在下一再解释，老师太还是硬要去弄酒饭，这未免有些强人作难。”

老尼姑大怒道：“你怎的这样罗嗦，对佛门弟子不敬，你敬那个！”

吴玉龙皱眉道：“老师太上下如何称呼，去那处宝刹修行？”

老尼姑怒道：“化一顿酒饭，不需要问这些事！”

吴玉龙目光一转道：“念在你是佛门弟子，在下不跟你一般见识，定要化募酒饭，你自己进去，在下不便相陪！”

老尼姑怔了一怔，忽又一笑道：“你的胆子很大！”

吴玉龙投注了明秋水一眼，两人俱皆会意，这老尼姑很可能是一个神经失常，疯疯癫癫之人。

吴玉龙强笑道：“也许我的胆子最为大的了……”

声调一沉，道：“不论你怎样唬我，也唬不倒！”

老尼姑凝注着他笑道：“贫尼不唬你，贫尼要揍你！”

吴玉龙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因老尼双目一眯之间，那冷电般的目光使人不寒而栗。

那老尼姑果然并不是唬人，而且说揍就揍，一巴掌向吴玉龙掴了过来。

那招式平常之至，就像一个不解武功的人出掌打人一般，吴